

不言

衡曲塵譚

中國古典戲曲論叢集成

四

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(四)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怀柔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字数186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8 $\frac{3}{4}$ 插页2

1959年7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: 13,601—17,400册

书号: 10069·30

定价: 1.00 元

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

目 錄

曲論·····	明·何良俊	〔一〕
曲藻·····	明·王世貞	〔五〕
曲律·····	明·王驥德	〔四〕
顧曲雜言·····	明·沈德符	〔九〕
曲論·····	明·徐復祚	〔三九〕
譚曲雜劄·····	明·凌濛初	〔四九〕
衡曲塵譚·····	明·張琦	〔五三〕

曲

論

明・何良俊著

曲論提要

曲論一卷，明何良俊著。何良俊字元朗，號柘湖，松江華亭人；嘉靖中貢生，以荐授南翰林孔目。因宦途屢不得意，棄官歸隱，專門從事著述。自稱和古人莊周、王維、白居易爲友，因名所居曰『四友齋』。所著有柘湖集、何氏語林、四友齋叢說等。

詩文之外，他也愛好戲曲，尤其對音律有精深的研究。當時南方盛行南曲，北曲已無人過問。南京著名的老曲師顧仁，曾在正德年間到過北京，學得北曲五十餘套，但一直不受人重視，何良俊獨能加以欣賞，並聘請顧仁到家中擔任教師，顧仁感慨地說：『不意垂死，遇一知音！』經何氏這番提倡，北曲在南方漸又受到一些人的重視。四友齋叢說中，載有他論曲之語，後來各家，從王世貞以下，多受到他的影響。

四友齋叢說很少傳本。一九一二年上海國粹學報社印行了鄧實所編的古學彙刊，其第二集中，摘錄了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，和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中論曲各段，合題爲何元朗徐陽初曲論。現在據古學彙刊本，把何、徐二人所著，分成兩卷，按時代前後排列。

新曲苑裏所收的四友齋曲說，實際也就是把何元朗徐陽初曲論中的何作部分提出來，而改了書名的。

曲論

明·何良俊著（註）

昔師曠吹律，而知南風之不競；有人彈琴，見螳螂向鳴蟬，欲其得之也，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殺心；隋煬帝將幸江都，作翻調安公子曲，王令言知其不反；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，李嗣真聞而知太子廢；古之審音者，其神妙如此。今世律法亡矣，余何能知之？蓋因小時喜聽曲，中年病廢，教童子習唱，遂能解其音調，知其節拍而已。魏文帝善識行內云：『知音識曲，善爲樂方。』或庶幾焉耳。茲以論詞曲之語，附載於篇末。

古樂之亡久矣，雖音律亦不傳。今所存者惟詞曲，亦只是淫哇之聲；但不可廢耳。蓋當天地剖判之初，氣機一動，卽有元聲，凡宣八風，鼓萬籟，皆是物也。故樂之變而天神降，地祇出，則亦豈細故哉。故曰：『聲音之道，與政通矣。』佛經亦曰：『以我所證音聲爲□。』□，佛家梵唄，如念真言之類，必和其音者，蓋以和召和，用通靈氣也。正聲之亡，今已無可奈何，但詞家所謂九宮、十二則以統諸曲者存，以待審音者出，或者爲告朔之餼羊歟？

楊升菴曰：『南史蔡仲熊云：五音本在中土，故氣韻調平；東南土氣偏酸，故不能感動木石。斯

誠公言也。近世北曲，雖鄭、衛之音，然猶古者總章，北里之韻，梨園、教坊之調，是可證也。『近日多尙海鹽南曲，士夫慕心房之精，從婉嬾之習者，風靡如一，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，更數世後，北曲亦失』傳矣。

金、元人呼北戲爲雜劇，南戲爲戲文。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，戲文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爲絕唱，大不然。夫詩變而爲詞，詞變而爲歌曲，則歌曲乃詩之流別；今二家之辭，卽譬之李、杜，若謂李、杜之詩爲不工，固不可；苟以爲詩必以李、杜爲極致，亦豈然哉。祖宗開國，尊崇儒術，士大夫恥留心辭曲，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，世人不得盡見，雖教坊有能搬演者，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，南人又不知北音，聽者卽不喜，則習者亦漸少，而西廂、琵琶記傳刻偶多，世皆快觀，故其所知者，獨此二家。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，舊戲本雖無刻本，然每見於詞家之書，乃知今元人之詞，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。蓋西廂全帶脂粉，琵琶專弄學問，其本色語少。蓋填詞須用本色語，方是作家，苟詩家獨取李、杜，則沈、宋、王、孟、韋、柳、元、白，將盡廢之耶？

元人樂府稱馬東籬、鄭德輝、關漢卿、白仁甫爲四大家。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，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，白頗簡淡，所欠者俊語，當以鄭爲第一。鄭德輝雜劇，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，然入絃索者惟鶯梅香、倩女離魂、王粲登樓三本。今教坊所唱，率多時曲，此等雜劇古詞，皆不傳習，三本中獨鶯梅香頭一折點絳脣尙有人會唱，至第二折『驚飛幽鳥』，與倩女離魂內『人去陽臺』、

王粲登樓內『塵滿征衣』，人久不聞，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。

大抵情辭易工。蓋人生於情，所謂『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』。觀十五國風，大半皆發於情，可以知矣。是以作者既易工，聞者亦易動聽。卽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，大率皆情詞也。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，摹寫騷懷壯志，語多慷慨，而氣亦爽烈，至後堯民歌、十二月，託物寓意，尤爲妙絕，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！

鄭德輝所作情詞，亦自與人不同，如鶯梅香頭一折寄生草『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，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零』，六么序『却原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說一驚』，此語何等蘊藉有趣！大石調初開口內『又不曾薦枕席，便指望同棺槨，只想夜偷期，不記朝聞道』，好觀音內『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，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』，語不着色相，情意獨至，真得詞家三昧者也。

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：『近蓼花，纓釣槎，有折蒲衰草綠兼葭。過水窪，傍淺沙，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紗』，我只見茅舍兩三家。』如此等語，清麗流便，語入本色，然殊不穠郁，宜不諧於俗耳也。

王實甫才情富麗，真辭家之雄；但西廂首尾五卷，曲二十一套，終始不出一『情』字，亦何怪其意之重複，語之蕪賴『耶！今乃知元人雜劇止是四折，未爲無見。

王實甫西廂，其妙處亦何可掩？如第二卷混江龍內：『蝶粉輕沾飛絮雪，燕泥香惹落花塵。繫春

心情短柳絲長，隔花陰人遠天涯近。香消了六朝金粉，清減了三楚精神。』如此數語，雖李供奉復生，亦豈能有以加之哉！

西廂內如『魂靈兒飛在半天』，『我將你做心肝兒看待』，『魂飛在九霄雲外』，『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，五千遍搗枕椎床』，語意皆露，殊無蘊藉。如『太行山高仰望，東洋海深思渴』，則全不成語。此真務多之病。余謂：鄭詞淡而淨，王詞濃而蕪。

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，通篇皆本色，詞殊簡淡可喜。其間如混江龍內『想着我懷兒中受用，怕什麼臉兒上搶白！』元和令內『他有曹子建七步才，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』，勝葫蘆內『兀的般月斜風細，更闌人靜，天上巧安排』，寄生草內『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？』此等皆俊語也。夫語關閨閣，已是穠豔，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，難以訕笑，方纔有趣；若既着相，辭復濃豔，則豈畫家所謂『濃鹽赤醬』者乎？畫家以重設色爲『濃鹽赤醬』，若女子施朱傅粉，刻畫太過，豈如靚妝素服，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！

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，有歌舞麗春堂雜劇，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『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，全不似舊時模樣』，此句甚簡淡。偶然言及老頓，即稱此二句，此老亦自具眼。

偶梅香第三折越調，雖不入絃索，自是妙。如小桃紅云：『是害得神魂蕩漾，也合將眼皮開放。你好熱莽也沈東陽！』調笑令內：『壁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裏王。呀，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！』

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當，都噴在那生臉上。譴笑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，羞殺也傳粉何郎。『禿厮兒：『請學士休心勞意攘，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。』止是尋常說話，略帶訕語，然中間意趣無窮，此便是作家也。

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，關漢卿散套二十換頭，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換頭，在雙調中別是一調，排名如阿那忽、相公愛、也不羅、醉也摩挲、忽都白、唐兀歹之類，皆是胡語，此其證也。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，蓋李是女真人也。十三換頭一錠銀內『他將阿那忽腔兒來合唱』，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，則知金人於雙調內慣填此調，關漢卿、王實甫因用之也。

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。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，其叔饒之出鎮。十七換頭落梅風云：『抹得瓶口兒淨，斟得盞面兒圓，望看碧天邊太陽澆奠。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，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。』此等詞，情真語切，正當行家也。一友人聞此曲，曰：『此似唐人木蘭詩。』余喜其賞識。余家小囊記五十餘曲，而散套不過四五段，其餘皆金、元人雜劇詞也，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。老頓首：『頓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，在教坊學得，懷之五十年。供筵所唱，皆是時曲，此等辭並無人問及。不意垂死，遇一知音。』是雖曲藝，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！

王漢陂欲填北詞，求善歌者至家，閉門學唱三年，然後操筆。余最愛其散套中『鶯巢溼春隱花梢』，以爲金、元人無此一句。

康對山詞迭宕，然不及王蘊藉。如漢陂杜甫遊春雜劇，雖金、元人猶當北面，何況近代！以王蘭卿傳校之，不逮遠矣。

南都自徐髯仙後，惟金在衡爲最爲知音，善填詞。其嘲調小曲極妙，每誦一篇，令人絕倒。亦謂散套中無佳者，惟『萬種閑愁』最好，余細看之，獨『馬上抱雞三市鬪，袖中懷劍五陵遊』二句差勝，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，其餘蕪淺不足觀。

西廂記越調『彩筆題詩』用侵尋韻，本閉口，而『眉帶遠山鋪翠，眼橫秋水無塵』誤入真文韻。如朱仲誼辭寫鴛鴦塚黃鍾『羞對鴛花綠窗掩』，通篇俱閉口，用韻甚好。

樂府辭，伎人傳習，皆不曉文義。中間固有刻本原差，因而承謬者；亦有刻本原不差，而文義稍深，伎人不解，擅自改易者。如兩世姻緣金菊香云：『眼波眉黛不分明。』今人都作『眼皮』。一日小鬟唱此曲，金在衡聞唱『波』字，撫掌樂甚，云：『吾每對伎人說此字，俱不肯聽。公能正之，殊快人意。』

二十換頭尾聲臨了一句『煞強似應底關河路兒遠』，余疑『應』字文義不通，思欲正之，終不得其字。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，觀關漢卿侍香金童內有『鴈底關河，馬頭明月』之句，蓋鴈飛無不到，其底下之關河，言甚遠也。二十換頭亦關漢卿詞，蓋漢卿慣用此語，其爲『鴈底』無疑。

老頓於中原音韻、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，故開口、閉口與四聲陰、陽字，八九分皆是。文義欠

明，時有差處，如馬東籬孤鴈漢宮秋，其雙調尾聲云：『載離恨的氍毹半坡裏響。』氍字，他教作閉口。余言：『氍字當開口。』他說：『頓仁於韻上考索極詳，此字從「占」，當作閉口。』余曰：『若是從占，果當作閉口；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，此字原從「𠂔」，𠂔是開口，汝試檢「𠂔」字正文，無從占者。』渠始信，教作開口。

老頓云：『南曲中如「雨歇梅天」，呂蒙正內「紅粧豔質」，王祥內「夏日炎炎」，殺狗內「千紅百翠」，此等謂之慢詞，教坊不隸琵琶等色，乃歌章色所肄習者。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，此曲都不傳矣。』

余令老頓教伯嗜一二曲，渠云：『伯嗜曲某都唱得，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，正如善吹笛管者，聽人唱曲，依腔吹出，謂之「唱調」，然不按譜，終不入律。況絃索九宮之曲，或用滾絃、花和、大和鈔絃，皆有定則，故新曲要度入亦易。若南九宮原不入調，間有之，只是小令。苟大套數，既無定則可依，而以意彈出，如何得□？□□管稍長短其聲，便可就板；絃索若多一彈，或少一彈，則忤板矣，其可率意爲之哉！』

高則成才藻富麗，如琵琶記『長空萬里』，是一篇好賦，豈詞曲能盡之！然既謂之曲，須要有蒜酪，而此曲全無，正如王公大人之席，馳峯、熊掌、肥脂盈前，而無蔬、筍、蜆、蛤，所欠者，風味耳。

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，太和正音譜『樂府羣英姓氏』亦載此人。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甚。蓋其才藻雖不及高，然終是當行。其『拜新月』二折，乃隱括關漢卿雜劇語。他如走雨、錯認、上路、館驛中相逢數折，彼此問答，皆不須賓白，而敘說情事，宛轉詳盡，全不費詞，可謂妙絕。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『香閣掩珠簾鎖垂，不肯放燕雙飛』，走雨內『綉鞋兒分不得幫底，一步步提，百忙裏褪了根』，正詞家所謂『本色語』。

南戲自拜月亭之外，如呂蒙正『紅粧豔質，喜得功名遂』，王祥內『夏日炎炎，今日個最關情處，路遠迢遙』，殺狗內『千紅百翠』，江流兒內『崎嶇去路除』，南西廂內『團團皎皎』、『巴到西廂』，翫江樓內『花底黃鸝』，子母冤家內『東野翠烟消』，詐妮子內『春來麗日長』，皆上絃索。此九種，即所謂戲文，金、元人之筆也，詞雖不能盡工，然皆入律，正以其聲之和也。夫既謂之辭，寧聲叶而辭不工，無寧辭工而聲不叶。

曲至緊板，即古樂府所謂『趨』。趨者，促也。絃索中大和絃是慢板，至花和絃則緊板矣。北曲如中呂至快活三臨了一句，放慢來接唱朝天子；正宮至呆骨都，雙調至甜水令，仙呂至後庭花，越調至小桃紅，商調至梧葉兒，皆大和，又是慢板矣。緊慢相錯，何等節奏！南曲如錦堂月後饒令，念奴嬌後古輪臺，梁州序後節節高，一緊而不復收矣。

清彈琵琶，稱正陽鍾秀之。徽州查八十有厚貲，好琵琶，縱浪江湖，至正陽訪之，持侍生刺投謁。

鍾令人語之曰：『使尋常人來見，則宜稱「侍生」。吾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，今日來謁，非執弟子禮，我斷不出。』查言：『吾固聞秀之名，然未見其佳；使果奇，執弟子禮未晚。』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曲，查膝行而前，稱弟子。留處數月，盡鍾之伎而歸。友人王亮卿，徽州人，有俊才，能詩，嘗言：『昔年入試留都，聞查八十在上河，往訪之，相期飲於妓館，欲聽其琵琶。查曰：「妓人琵琶，吾一掃卽四絃俱絕，須攜我串用者以往。」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，楊亦世代以琵琶名。酒半，查取琵琶彈之，有一妓女占板，甫一二段，其家有睹媽媽，最知音，連使人來言：「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，汝占板俱不是。」半曲後，使女子扶憑而出，問查來歷，查云是鍾秀之徒弟。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，與查相持而泣，留連不忍別。』〔四〕

〔註〕 原題『何元朗徐陽初曲論』，無此首二行題署，今補。

曲論校勘記

本編所重印的何良俊曲論，是用古學彙刊本作底本。此本排印有幾個字訛誤，已加以改正，仍註出如下。

〔一〕『失』字，原作『夫』。

〔二〕『紗』字，原作『沙』。

〔三〕『類』字，原作『類』。

〔四〕原有『四友齋叢說三十七』八字，今略去。